

# 藏在古街里的情感

陈佳



“老街那个老，老街那个长，长长的老街，岁月流芳……”动车缓慢停靠仙游站，耳机里传来“枫亭古街”的经典童谣，老街旧巷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。

恰逢周末，姐弟仨人相约回家为父亲庆生。借着采购食材机会，我与家姐重游了“枫亭古街”，那个被当地人呼为“渔街”的地方。枫亭古街，又称“渔街”，最早始于盛世大唐，历经宋元两代后山货土产开始流通渔街；明清时期渔街设有专业的墟市，称之为“一哄之市”；民国年间，当地为了纪念明代忠臣林兰友，将渔街更名为兰友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兰友成为商贸重地，三县的客商会聚于此经营，热闹繁华。

“肖肖、肖肖（谐音）”，我与家姐刚拐进街口，便遇上了心心念念的“肖肖包子”，只见“肖肖”大叔踩着标志性的三轮车沿街叫卖，车子瞬间被围得水泄不通，“肉包三个、馒头两个”“我要五个馒头、五个肉包”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三两下解决了玻璃框包子，我也心满意足地把“战利品”收入囊中。

我跟家姐说，咱们骑电动车去古街兜一圈吧。

行车沿街驶向桥头卖面馆，这是一家父亲常挂嘴边的老字号面馆。小小的面馆内，两台老式打面机挤满了店铺，面粉灰铺散在桌子台面，从我记事买面起就在的机器，

此刻在店员娴熟的打面技术下显得灵活生动。“面来三斤”，老板迅速帮我称斤、装袋，父亲说，“开了二十多年的饭店，招牌卤面便是出自这家面馆师傅之手”，闻着面香，我竟满心欢喜。

街头衔接处便是枫亭有名的“太平桥”。记忆中，桥面两侧摆满了叫卖的摊贩，服装、百货、布匹、蔬菜、副食品等琳琅满目、应有尽有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、车辆喇叭声此起彼伏、热闹非凡；古桥翻新后，桥边建成了江滨栈道，连接着太平桥直向枫慈溪尽头，每到夏日午后，都有家庭结伴、好友结群的大人小孩闲步于此，站在太平桥上远眺，一览

枫慈溪秀丽。在枫亭古街，最久负盛名的当地名小吃，便是“枫亭糕”。寻觅着香味，我们走进一家没有店名的糕饼坊内，只见一名年过六旬的老者正在紧锣密鼓地赶制祖传的枫亭糕。老人家手脚麻利，从米粉搅拌、过筛，到铺上芝麻、花生、冬瓜条、蜜饯等馅料，再至印模将糕盘压实，枫亭糕的形状便显现出来。老者告诉我们，他的手艺都是从他爷爷辈教授来的，一直到他儿孙辈已传承近百年了；直到现在，枫亭当地还留有上岸吃喜酒会送上枫亭糕，祭祀日、佛诞日供的和出远门带的都是枫亭糕的习惯。手上接过老人家装好的“枫亭糕”，沉甸甸的情愫何尝不是乡愁里的滋味呢？

小电驴缓慢行驶在熙攘的街道，熟悉的老街旧事历历在目。我下车徒步走进一条支巷，这条支巷，

仅能容纳一两人，是通往小学上学的“小路”。上世纪90年代，家家户户上学的小孩，都是背着书包、沿着小巷自行前往求学，与古街热闹非凡的场景不同，小路的曲径通幽让上学的孩子沿途领略农耕文化的自然之美。有春耕时节的绿意盎然，夏日傍晚的袅袅炊烟，秋日稻田的满园丰收，寒冬腊月的银装素裹……“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该起床啦！”此刻，耳边仿佛传来父亲响彻街头的叫喊声，十几年来，有父亲日复一日的早餐做伴，求学的我们朝往暮返、年复一年地穿梭在老街小巷。我们目睹了老街的变化，记下了老街的风情；而老街，也像一位慈祥的老人，看着我们求学、奔波直至成长。

回到家中已是晌午，父亲早已备好满桌饭菜。我与家姐再圆一道家乡面，面虽平常，萦绕心头的浓浓家乡味却难相忘。

## 碗中岁月长

蔡安阳

“碗”，可以说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器物。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，但在这平凡中又蕴含着非凡可贵的意义。

很少人会去珍视一个碗，当你不小心打碎了一只吃饭的碗，你会自言自语，碎碎平安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；你身边的人也会随口就说，打发（取“大发”财的谐音），打发，似乎，打碎了一只碗，实在是一件幸事。西方人会面对不小心泼出去的一杯牛奶伤心，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中，断断无人会为打碎一只碗而难过。可见，碗，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，实在是个矛盾体，离了它吃不上饭，失去了它，实在是无人会怜惜。

碗，不仅是普通，甚至卑微。当我们发怒时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，随手抓起一只碗，朝地上或者某个人的身上，摔去，这时，碗的使用价值就超越了吃饭的器物，它成了人们发泄不良情绪的工具，有时，甚至可以作为攻击的武器。

有的碗，也会很幸运。出生本就高贵，加之落在富贵人家，沾染了富贵之气，被奴仆侍从小心翼翼地捧在掌心，更让人不解的是，几百年后，几十年后这些富贵之家的碗，会变得价值连城，年代越久远，身价越攀升。可惜了那些身在百姓家的粗碗，身卑命贱，寂然一生，为主人奉献了所有，最后沦为一堆瓦砾，泯灭于时间的长河中。

制作“碗”的主要材质是泥巴，泥巴是时时处处都可见的，也许正由于泥巴的廉价性和普遍性，才使碗显得卑微。在世人眼里，高高在上的事物，往往是受人待见的，大多数人不愿低下头，往低处看，往自己的脚底看。殊不知，恰恰是那些低到尘埃里的，卑微的存在，在不起眼的一隅，常常会出你意料，开出艳丽的花朵。你看，那南亩的农夫，多于在庾只要粒，平凡得就像原野中的一株株小草，他们多像制作碗的泥巴，朴实得不能再朴实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，而正是这些农人，用勤劳的双手描绘了这多姿多彩的田园。“下里巴人”，也许这个词最好地诠释了农民与泥巴的相似性精神实质。

人们常把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称为“饭碗”，土地和庄稼是农民的饭碗。泥土烧制而成的陶瓷碗，容易摔碎，这就有了后来的“塑料碗”和铜饭碗、铁饭碗……各种材质的碗，相继应运而生。但，铁饭碗却备受世人青睐。

铁饭碗，顾名思义，饭碗乃铁所铸，坚硬非常，难于击破。人们通常将其意延伸，指一个好的单位或部门，工作稳定，收入无忧。长期以来，“铁饭碗”一直为人们所羡慕和追求，若捧得此碗，从此便可衣食无忧，生活幸福。捧不得此碗，便意味着颠沛流离，生活困苦，一生不得安宁了。“铁饭碗”思想在我国之根深蒂固，非同一般。虽然改革以来，“铁饭碗”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，但依然是相当一部分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。

金饭碗、铜饭碗也好，铁饭碗、泥饭碗也罢，不管什么性质的碗，只要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换来的碗中饭的人，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。世人历来鄙视那些不劳而获的纨绔子弟，端着有权有势的老子的金碗，胡作非为，岂不知，坐吃山也空，最终祖辈父辈的金碗也会不可避免地变为乞丐手中的空碗。

捧好属于自己的碗，珍惜手中的碗，用劳动和汗水换来碗中的饭，这样，才能实现碗中岁月常。



角，只得顾

影凄自怜；植在墙外，却芬芳了无数

人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！

翻修后的步行道见缝插绿，拐角深处是新安的运动器械，三两老人絮絮扯着里短家常，稚子幼童把运动器材搅动得吱呀吱呀叫。我一步三回头流连着含饴弄孙的温暖，一边加紧了脚步往南环路赶。南环路上有家花店，每回路过，总有一店铺的花团锦簇牵绊住我，拥抱紧我，蝴蝶兰、水仙花、杜鹃花……热烈而奔放，纷纷又扰扰，春天的气息蓬勃弥散。“来啦？”“来啦！”招呼我的是花店的老板娘，那个粗犷的女子已不年轻，却被一屋万紫千红熏得眉眼温柔。年前我到花店买银柳，她递给我一把精挑细选的，又免费赠送了我一把。哪能呢？年脚下的鲜花一天一价，我婉拒。她却朗声解释说，听口音就知是老乡，哪能赚老乡的钱！我怔住，旋即是铺天盖地的感动，是春天让我们从陌生变熟识，是乡音把我们的故乡瞬间拉得很近很近。

恋恋不舍地拐过花店，就是“水光潋滟晴方好”的柳湖。朋友说她几次到柳湖看花，却回回扑了空。我暗笑自己运气好，尽管盛花廊道的桃枝刚冒起小疙瘩般的花苞，但急性子的炮仗花，早就噼里啪啦放成串，汹涌澎湃的、没完没了的，有英雄抛头颅洒热血的气概。有炮仗花冲锋在前，那些春雨润泽过的芳草淡定了许多，哪怕不见零星花朵也是好的，它们油亮油亮的，生机勃勃地向前蔓延，昂着首、挺着胸，直把我往桥上引。桥的另一头，是人潮滚滚的菜市。

我携一袖香走，走进烟火漫卷的菜市。

小城百味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从花红柳绿中步入烟火市集，我不禁萌生更多的感动。这个熙熙攘攘的市集，它承载了人们对一座城市味道的记忆。置身其中，感受市集之外的活色生香，之内的暗流涌动，我仿佛看全了个性独具却又生机勃勃的武荣小城，也仿佛在故乡之外与乡愁撞了个满怀。这是一场花事之外，小城妥帖可亲的一面。

这一日，我照旧欲上市集采购。大门未掩实，先生的声音挤出门缝，他在问一双儿女，妈妈去哪啦？抢答我知道的是哥哥，附和说我也知道的是妹妹。妈妈穿过春天去买菜——他们齐齐地答，如叽叽喳喳的雀。门终于关紧，但我站着不动。我等着他们开门出来，我知道，他们一定会追着我，陪我穿过春天去买菜。



春意盎然的柳湖公园。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过春天去买菜

林清秀  
小区对面就有生鲜超市，可我执意步行两千五百多步，七弯八绕、蜗牛步到溪美第一市场采买。先生暗笑一向惜时如金若我，舍近求远地花费个把小时，不过提回几样寻常可见的烹饪食材。我不与他贫，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从住家楼下的口袋公园起步，走过修葺一新的人行道，穿过南环路，转入水清花红树绿的柳湖公园，方抵达菜市场，其间我路过、看过、听过、感受过的，岂是三言两语能与他说得清的。

春雨缠绵多日，终于雨霁云歇。甫下楼，尽管隔着一层薄薄的口罩，湿润的泥土气息和春天独有的香草味立时不屈不挠地扑我一脸。柳南内沟河畔攀了一丛三角梅，这种闽南随处可见的花朵，一开就开得专心致志，一开就一鼓作气地开进人心头。密密匝匝的，热热闹闹的，俏眉俏眼的，在风中浅笑，相见的刹那，我心中的弦“砰”一声响，全是欢喜。

河畔是城市改建中幸存的民墅，小小的院落里，爬了绿植，种了瓜果，栽了蒜葱，再仔细一瞧，还有一畦一畦小雏菊。细碎的叶，饱满的花，或白或黄或粉或紫，把这个绿油油的小院扮得喜洋洋。有几次我路过，恰好遇见院里走出来的小姐。她捧着银亮的盆，盆里是沾着露水的菜，我的脚步由此生了根，迈也迈不动。我想如果我是她，势必要剪下几支开到盛时的菊花插案角的。但我一次也没见着她剪花枝，兴许，小姐人才是真正的参透之人。供在案